

古今說部叢書

第八集

古今說部叢書

卷八

古今說部叢書

歸田詩話自序

予久羈山後。心倦神疲。舊學荒蕪。不復經理。每閒居默坐。追念少日。篤於吟事。在鄉里侍尊長。遊湖山。及勝冠以來。結朋儔。入場屋。迨尸教席。登仕途。至履患難。謫塞垣。少而壯。壯而老。日邁月征。駸駸晚境。而呻吟佔畢。猶不能輟。平日耳有所聞。目有所見。及簡編之所紀載。師友之所談論。尙厯厯胸臆間。十已忘其五六。誠恐久而併失之也。因筆錄其有關於詩道者。得百有二十條。析爲上中下三卷。目曰歸田詩話。置几案間。時加披覽。宛然如見長上而接師友。聆其訓誨之勤。而受其勸勉之益也。不覺忻然而喜。喜極而悲。悲而掩卷墮淚者屢矣。昔歐陽文忠公致仕後。著歸田錄。敘在朝舊事。謂追想玉堂。如在天上。今予老與農圃爲徒。亦竊歸田之號。雖若僭妄。然輟耕壠上。箕踞桑陰。與涼竹簟之暑風。曝茅簷之晴日。以求一息之快。地位雖殊。而心事則無異也。知我者見此。或能爲之一慨云。

洪熙乙巳中秋日存齋瞿佑序

古今說部叢書八集目錄

文藝

歸田詩話 明瞿佑

麓堂詩話 明李東陽

明季詠史百一詩 清張篤慶

清供

竹垞小志 清楊蟠

游記

驂鸞錄 宋范成大

續驂鸞錄 清張祥河

游雁蕩山記 毘陵周清原

游戲

雅謔浮白齋主人

櫟誌

閩小紀清周亮工

遜齋偶筆清徐昆

古今說部叢書目錄終

歸田詩話卷上

錢塘瞿佑宗吉著

鄉飲用古詩

古詩三百篇皆可弦歌以爲樂。除施於朝廷宗廟者不可。其餘固上下得通用也。洪武間予參臨安教職。宰縣王謙北方老儒也。歲終行鄉飲酒禮。選諸生少俊者十人。習歌鹿鳴等篇。吹笙撫琴。以調其音節。至日就講堂設宴。席地而歌之。器用疊爵。執事擇吏卒巾服潔淨者。賓主懽醉。父老歎息稱頌。儼然有古風。後遂以爲常。凡宴飲則用之。如會友則歌伐木。勞農則歌南山。落新居則歌斯干。送從役則歌無衣。待使役則歌皇華之類。一不用世俗伎樂。識者是之。

唐三體詩序

方虛谷序唐三體詩云。子曰。詩三百。一言以蔽之曰。思無邪。此詩之體也。又曰。小子何莫學夫詩。可以興。可以觀。可以羣。可以怨。邇之事父。遠之事君。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。此詩之用也。聖人之論詩如此。後世之論詩不容易矣。後世之

學詩者。捨此而他求可乎。近世永嘉葉止則水心倡爲晚唐體之說。於是四靈詩。江湖宗之。而宋亦晚矣。聖人之論詩。不暇講矣。而漢魏晉以來。河梁柏梁。曹劉陶謝俱廢矣。又有所謂汝陽周伯弼者。三體法。專爲四韻。五七言小律詩。設以爲有一詩之法。有一句之法。有一字之法。止於此三法。而江湖無詩人矣。唐詩前以李杜。後以韓柳爲最。姚合而下。君子不取焉。宋詩以歐蘇黃陳爲第一。渡江以後。放翁石湖諸賢詩。皆當深翫熟觀。體認變化。雖然。以吾朱文公之學。而較之。則又有向上工夫。而文公詩未易可窺測也。近高安沙門至天隱。乃大魁姚公勉之。猶子聰達博瞻。禪熟詩熟。又從而註伯弼所集之詩。一山魁上人回之。方外友也。將磧砂南峯袁公之命。俾回爲序。以弁其端云。大德九年乙巳九月。紫陽山虛叟方回序。按此序議論甚正。識見甚廣。而於周伯弼所集三體詩。則深寓不滿之意。書坊所刻皆不載。而獨取裴季昌序。近見唐孟高補寫三體詩一帙。書此序於卷首。故特全錄於此。與篤於吟事者共詳參之。

少陵識大體

老杜詩識君臣上。下如云萬方頻送。喜無乃聖躬。勞至今勞聖。主何以報皇。天周宣漢武。今王是孝子。忠臣後代看。神靈漢代中興主。功業汾陽異姓王。上哥舒開府。及韋左相長篇。雖極稱贊翰與見素。然必曰君王自神武。駕馭必英雄。霖雨思賢佐。丹青憶老臣。可謂知大體矣。太白作上皇西巡歌。永王東巡歌。略無上下之分。二公雖齊名。見趣不同如此。

太白胸次

太白詩云。剗却君山好。平鋪湘水流。巴陵無限酒。醉殺洞庭秋。是甚胸次。少陵亦云。夜醉長沙酒。曉行湘水春。然無許大胸次也。洪武間錢塘宰鄭桂芳。歛之黟縣人。能詩而好客。醉後每誦太白此四句。又誦李適之詩。避賢初罷相。樂聖且銜盃。借問門前客。今朝幾箇來。亦足以見其襟抱不凡也。桂芳有詩數百首。號樂清軒集。府教徐大章爲之序云。

黃鶴樓

崔顥題黃鶴樓。太白過之不更作。時人有眼前有景道不得。崔顥題詩在上頭。

之譏。及登鳳凰臺作詩。可謂十倍曹丕矣。蓋顥結句云。日暮鄉關何處是。烟波江上使人愁。而太白結句云。總爲浮雲能蔽日。長安不見使人愁。愛君憂國之意。遠過鄉關之念。善占地步矣。然太白別有搥碎黃鶴樓之句。其於顥未嘗不耿耿也。

相如琴臺

老杜琴臺詩云。茂陵多病後。尙愛卓文君。酒肆人間世。琴臺日暮雲。野花留寶靨。蔓草見羅裙。歸鳳求凰意。寥寥不復聞。寶靨羅裙。蓋詠文君服飾。而用意亦精矣。以大家數而爲此語。近於雕琢。然全篇相稱。所以不可及。近閱李琬傳有蔓草野花。兩服飾。風魂月魄。斷知聞。知其出於此。然亦善用事。

詩能解患

詩雖能致禍。然亦能解患。王維陷賊中。受僞命。祿山於凝碧池置宴作樂。維有詩云。萬戶傷心生野烟。千官何日再朝天。秋槐葉落空宮裏。凝碧池邊奏管絃。及唐收復兩京。凡汚於賊者。以五等定罪。肅宗見此詩得免。太白坐永王璘事。

繫潯陽獄。朝命崔圓鞠。問於獄中。上詩曰。邯鄲四十萬。同日陷長平。能回造化筆。或冀一人生。得減死。流夜郎。東坡爲舒亶李定等所論。自湖州逮繫御史臺獄。時宰欲致之死。於獄中作詩。寄子由曰。聖主如天萬物春。小臣愚暗自亡身。百年未滿先償債。十口無歸更累人。是處青山可埋骨。他年夜雨獨傷神。與君世世爲兄弟。更結來生未了因。柏臺霜氣夜淒淒。風動琅璫月向低。夢遶雲山心似鹿。魂飛湯火命如雞。眼中犀角真吾子。身後牛衣愧老妻。百歲神遊定何處。桐鄉知葬浙江西。神宗見而憐之。遂得出獄。謫授黃州團練副使。後作中秋月詞云。惟恐瓊樓玉宇。高處不勝寒。神宗覽之曰。蘇軾終是愛君。得改汝州聽便。

因詩見罪

薛令之爲太學正。有詩云。初日上團團。照見先生盤。盤中何所有。苜蓿長闌干。明皇見之怒。續題云。鷓鴣觜距長。鳳凰羽毛短。若嫌松柏寒。任逐桑榆暖。因斥去之。王維攜孟浩然在翰林。適駕至。得見。命誦所爲詩。有北闕休上書。南山歸

敝廬。不才明主棄。多病故人疎。之句。怒曰。卿自棄朕。朕何曾棄卿。卽放還山。惟太白召見沉香亭。應制作清平調三首。頗見優寵。然僅得待詔翰林而已。及在禁中。與貴妃宴樂。妃衣褪微露乳。以手捫之。曰。軟柔新剝雞頭肉。祿山在傍。接對云。滑膩如凝塞上酥。帝續之曰。信是胡兒只識酥。不怒而反以爲笑。謬戾如此。天下安得不亂。

浯溪中興碑

元次山作大唐中興頌。抑揚其詞以示意。磨崖題刻於浯溪上。後來黃魯直張文潛皆作大篇以發揚之。謂肅宗擅立功不贖罪。繼其作者皆一律。識者謂此碑乃唐一罪案爾。非頌也。惟石湖范至能八句云。三頌遺音和者稀。形容寧有刺譏辭。絕憐元子春秋法。却寓唐家清廟詩。歌詠當諧琴搏拊。策書自管壁瑕疵。紛紛健筆剛題破。從此磨崖不是碑。然誠齋楊萬里浯溪賦中間云。天下之事。不易於處。而不難於議也。使夫謝奉策於高邑。稟重巽於西帝。違人欲而圖功。犯衆怒而求濟。則夫千麾萬旗者。果肯爲明皇而致死耶。其論甚恕。

邊帥事

嚴武在當時。下以詩名。其節度西川有詩數首。僅載老杜集中。如云昨夜秋風入漢關。朔雲邊雪滿西山。更催飛將追驕虜。莫遣沙場匹馬還。趙雲澗尙書好誦之。曰氣魄雄壯。眞邊帥事也。

採蓮詞

貢有初。泰父尙書姪也。刻意於詩。嘗謂予曰。荷葉羅裙一色裁。芙蓉花臉兩邊開。棹入橫塘尋不見。聞歌始覺有人來。王昌齡採蓮詞也。詩意謂葉與裙同色。故棹入花間不能辨。及聞歌聲。方知有人來也。用意之妙。讀者皆草草看過了。

山石句

元遺山論詩三十首。內一首云。有情芍藥含春淚。無力薔薇臥晚枝。拈出退之山石句。始知渠是女郎詩。初不曉所謂。後見詩文自警一編。亦遺山所著。謂有情芍藥含春淚。無力薔薇臥晚枝。此秦少游春雨詩也。非不工巧。然以退之山石句觀之。渠乃女郎詩也。破却工夫。何至作女郎詩。按昌黎詩云。山石犖确行。

徑微黃昏到寺蝙蝠飛。升堂坐階新雨足。芭蕉葉大梔子肥。遺山固爲此論。然詩亦相題而作。又不可拘以一律。如老杜云。香霧雲鬟溼。清輝玉臂寒。俱飛蛺蝶元相逐。並蒂芙蓉本自雙。亦可謂女郎詩耶。

淮西碑

昌黎作平淮西碑。既已登諸石。憲宗惑於讒言。詔斲其文。更命學士段文昌爲之。在當時莫能別其文之高下也。及東坡錄臨江驛小詩云。淮西功業冠吾唐。吏部文章日月光。千載斷碑人膽炙。不知世有段文昌。公論始定。然李義山與昌黎相去不遠。其讀淮西碑長篇。至五十餘句。稱贊備盡。則是非不待百年而已定矣。

陸渾山火

昌黎陸渾山火詩。造語險怪。初讀殆不可曉。及觀韓氏全解。謂此詩始言火勢之盛。次言祝融之御火。其下則水火相尅相濟之說也。題云和皇甫湜韻。湜與李翱皆從公學文。翱得公之正。湜得公之奇。此篇蓋戲效其體。而過之遠甚。東

坡有雲龍山火詩。亦步驟此體。然用意措辭。皆不逮也。

示兒詩

昌黎示兒詩云。始我來京師。止攜一束書。辛勤三十年。以有此屋廬。此屋豈爲華。於我自有餘。中堂高且新。四時登牢蔬。前榮饌賓親。冠婚之所於。庭內無所有。高樹八九株。西偏屋不多。槐榆翳空虛。松果連南亭。外有瓜芋區。主婦治北堂。饌服適戚疎。恩封高平君。子孫從朝裾。開門問誰來。無非卿大夫。不知官高卑。玉帶縣金魚。問客之所爲。峨冠講唐虞。酒食罷無爲。棊槊以相娛。躑躑媚學子。墻屏日有徒。嗟我不修飾。比肩於朝儒。詩以示兒曹。其無迷厥初。朱文公云。韓公之學。見於原道。其所以自任者。不爲不重。而其平生用力深處。終不離乎文字言語之工。其好樂之私。日用之間。不過飲博過從之樂。所與遊者。不過一時之文士。未能卓然有以自拔於流俗者。觀此詩所誇。乃感于昔日讀書之成效。極致而上。宰相書所謂行道憂世者。則已不復言矣。其本心何如哉。按朱子所以責備者如是。乃向上第一等議論。俯而就之。使爲子弟者讀此。亦能感發。

古今說部叢書
志意。知所羨慕。趨向而有以成立。不陷於卑污苟賤。而玷辱其門戶矣。韓公之子昶。登長慶四年第。昶生綰衮。綰咸通四年。衮七年進士。其所成立如是。亦可謂有成效矣。詩可以興。此詩有焉。

五言警句

宋蔡天啓與張文潛論韓柳五言警句。文潛舉退之暖風抽宿麥。清雨捲歸旗。子厚壁空殘月曙。門掩候蟲秋。皆爲集中第一。今考之信然。

東野詩四

遺山論詩云。東野悲鳴死不休。高天厚地一詩囚。江山萬古潮陽筆。合臥元龍百尺樓。推尊退之。而鄙薄東野至矣。東坡亦有未足當韓豪之句。又云我厭孟郊詩。復作孟郊語。蓋不爲所取也。東野詩如食齏腸亦苦。強歌聲無歡。出門卽有礙。誰謂天地寬。又云夜吟曉不休。苦吟鬼神愁。如何不自閒。心與身爲讎。氣象如此。宜其一生跼蹐也。惟登第云。春風得意馬蹄疾。一日看盡長安花。頗放繮墨。然長安花一日豈能看盡。此亦識其不至遠大之兆。

尖山險譚

柳子厚詩海畔尖山似劍鉞。秋來處處割愁腸。若爲化作身千億。散上峯頭望故鄉。或謂子厚南遷不得爲無罪。蓋雖未死而身已上刀山矣。此語雖過。然造作險譚。讀之令人慘然不樂。未若李文饒云。獨上高樓望帝京。鳥飛猶是半年程。碧山似欲攀人住。百回千遭遶郡城。雖怨而不迫。且有戀闕之意。

顧況勉樂天

白樂天少日以詩贄謁顧況。況見其名。戲曰。長安米貴。居大不易。及閱其詩。有云。野火燒不盡。春風吹又生。曰。有才如此。居亦不難。宋薛奎未第時。贄謁馮魏公。首篇有囊書空自負。早晚達明君。馮掩卷謂曰。不知秀才所負何事。讀至第三篇云。千林如有喜。一氣自無私。乃曰。秀才所負如此。薛後登第。官至參政。王拱辰歐陽公皆其壻也。

昭君詞

詩人詠昭君者多矣。大篇短章。率敘其離愁別恨而已。惟樂天云。漢使却回憑